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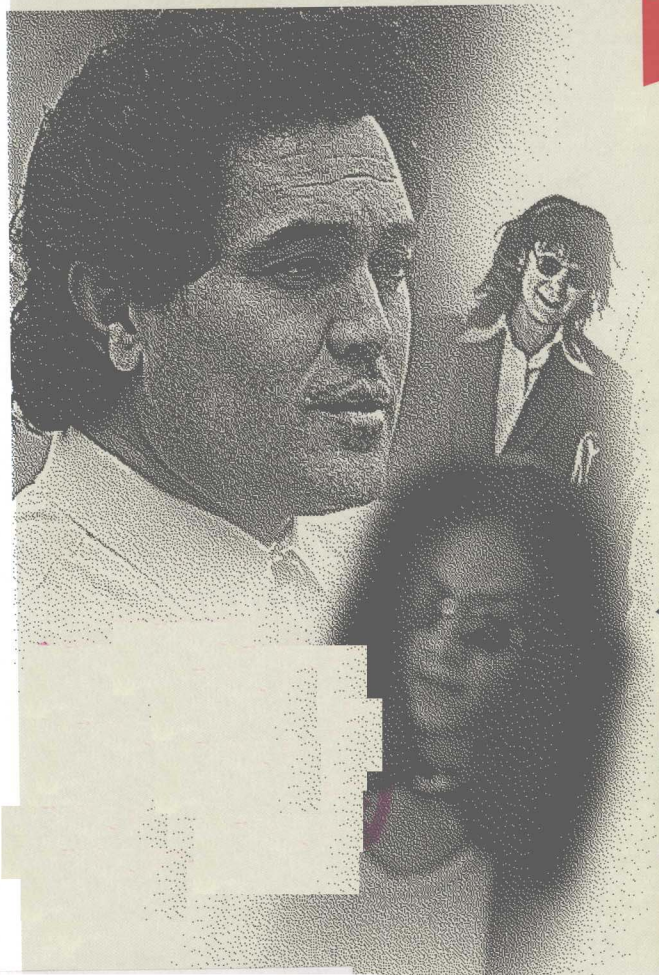
黑白道

HEIBAIDAO

朱维坚

作品集

群众出版社



朱维坚
作品集

黑白
道

群众出版社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白道/朱维坚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11
(朱维坚作品集)

ISBN 7-5014-3006-3

I. 黑...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899 号

黑白道 (朱维坚作品集)

朱维坚著

总策划: 吴晓鸣 艾群

策划: 易孟林 张西

责任编辑: 张西 季伟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编: 100078

网址: www.qzCBS.com

信箱: qzs@qzCBS.com

印刷: 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数: 386 千字

印张: 14 插页: 2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3006-3/I·1267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 24.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午夜

夜色温馨
 夜色渐浓
 是谁洒下不祥的迷雾
 使夜色变得狰狞
 恶的幽灵闪着雪白的牙齿
 孩儿坠入噩梦

母亲胆战心惊
 夜行人迷失了路径
 勇士也朦胧了眼睛
 远方是谁燃起红色的篝火
 连接起迟来的黎明

——摘自主人公的诗

夜色温馨
 夜色渐浓
 是谁洒下不祥的迷雾
 使夜色变得狰狞
 恶的幽灵闪着雪白的牙齿
 孩儿坠入噩梦

母亲胆战心惊
 夜行人迷失了路径
 勇士也朦胧了眼睛
 远方是谁燃起红色的篝火
 连接起迟来的黎明

——摘自主人公的诗

楔子

李斌良

李斌良

李斌良

李斌良

李斌良

李斌良

刑场在郊外的一座山坡前。

刑车缓缓驶来，停下，三名死刑犯被押下车，被带向行刑地点。

尽管已经三十一岁，尽管已经当了快一年的警察，李斌良还是第一次现场观看执行死刑，而且，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以特殊的身份来观看，看得这样细：从监舍提出到公判会宣判，直至刑场执行的枪声响起，从头到尾，一个环节不落。

录像机在他手里无声地记录下眼前的一切，他把镜头对着即将赴死的三名死囚，并且有意无意地在一个人的身上停留的时间长一些。

这是因为，他认识他，说起来还有过一点缘分。

他叫季小龙，可李斌良习惯地称他叫季宝子——那是他上初中时的名字。是他，虽然已经十多年没见面，可还能认出他，错不了，就是他。只是脸色比从前苍白了，下巴长出了胡须，人也比当年显老了，这都是时间和监舍生活的结果。此时，他被五花大绑着从录像机镜头前经过。

李斌良扛着录像机向前迈了一步，想录得更清晰些。这个上学时就打架出名的家伙，在被抓住前，曾是全市闻名的恶棍，打起架来不要命，这次，就是因为拦路抢劫遭到受害人反抗，他恼羞成怒，掏出尖刀将人杀死。因此，他走到了罪恶生命的尽头。

此时，他在笑着，那笑容好像还有几分欣慰，一双眼睛贪婪



地四下望着，透出对生的留恋。苍白如雪的脸颊好像涌上了一点红晕。他的目光友好地向每一个人无声地打着招呼，在做最后的诀别。

季小龙上初中时，他的名字叫季宝，同学们都叫他季宝子，后来他自己改了名，成了现在的季小龙。听人说，是看了香港一些武星的影片后改的。他认为自己是一条龙。

现在，这条恶龙即将被处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时，季小龙终于恶贯满盈。夺人性命，就要用性命来偿还，尽管这两条命并不等值。但他罪有应得。

李斌良的录像机镜头从季小龙身上离开，转向刑场的全景。他看见负责警卫的几十名警察早已到达，一个个全副武装、神情肃穆地贮立着，几米远一个，站成一个近百米的半圆形，尾随刑车而来的围观群众被远远拦在外面。

季小龙被推下车，李斌良发现他仍然在笑，仍然在望着围观的人，友好地用目光打着招呼，而另两名罪犯已经魂飞魄散，下车时，两腿已经支撑不住身子，被民警像拖死狗一样拖下来。只有他还站得稳，眼睛还在向四下张望着，是对世界的留恋，还是期盼有什么奇迹发生？没有奇迹。

山坡下面是一片沙砾。季小龙和两名同路人被民警押到山坡前，让他们对着山坡跪下，背对着即将夺去他们生命的枪口。执行的命令发出，枪响了，一枪，两枪……

两名罪犯头上飞扬起红色的花朵，分别倒下了，该轮到他了。

李斌良听说过，有时，对于罪大恶极的罪犯，执行任务的枪手们会故意放慢扣动扳机的节奏，以增强其对死亡的恐怖。也许是一种错觉，李斌良觉得枪手此刻就停顿下来。李斌良把镜头对准季小龙，准备录下他中弹的特写。然而，就在这短暂的停顿时，季小龙的身体忽然动起来，双腿欲站起，挣扎着掉过头来，嘴也冲着自己的录像机动着，好像在说什么……

就在这时，枪声响了。

一点红色和白色的黏稠液体飞溅，季小龙一头栽倒在地。李斌良愣了片刻，快步奔上前，把镜头对准倒在地上的季小龙：他死了，子弹从额头穿过，后脑出现一个洞，脑浆和鲜血混在一起流出来，看上去让人恶心。法医要进行检验，把尸体翻了过来。李斌良看见，季小龙的眼睛还在睁着，嘴也张着，好像在对自己说着什么。李斌良被这种表情吸引住了。季小龙死了，可他白纸一般的脸上仍然挂着笑容，那放大的瞳孔好像仍在看着人，看着自己。他感觉，在季小龙凝固的眼睛后边，好像还有一双眼睛，那双眼睛透过季小龙的眼睛在望着自己，从眼睛望到心里，望到心灵深处。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从心头生出……

“怎么，害怕了？走吧，人都死了，还录什么，怪恶心的，让他们收尸吧！”

一个人走过来，是秦荣，刑警队长，不，现在已经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了。他刚刚提拔不久，李斌良对他的称呼一下子还改不过来。回到局里，李斌良又检查了一遍录像带，觉得录得挺好，死刑过程的重要环节都录了下来，还十分清晰。他匆匆写了一篇电视新闻稿，特别注意用了“罪有应得，大快人心”等字眼，最后连同录像带一起送到了电视台，并向电视台的编辑建议多用一些季小龙的镜头，尤其是被枪决的镜头，这会对一些不法之徒产生震慑作用。然而，晚上市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李斌良并没有看到希望的镜头，宣判会上领导的镜头占了大多时间，特别是市长魏民慷慨激昂的讲话占了很长时间，季小龙的镜头只是闪了闪，还都是远镜头，后来听说，魏市长指示，电视宣传要注意导向，不宜渲染死刑的细节。

当天夜里，李斌良做了个梦。梦中又回到刑场，又经历了季小龙被枪决的过程。梦境开始和生活中的真实经过完全相同，到结尾却发生了变化。李斌良看到，死去的季小龙躺在地上，眼睛盯着自己，躲也躲不开，那眼神空洞而又神秘，眼睛后边好像还有眼睛……忽然，眼



睛动了起来,笑了起来,季小龙忽然活了,慢慢坐起来,眼睛盯着自己笑着,并慢慢抬起一双带血的手,接着又站起来……他恐惧万分,扭头四顾,发现警察们都不见了,自己的身后有许多妇女和孩子,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也在其中……她们都现出极度恐怖的表情。李斌良虽然十分害怕,可他知道绝不能退缩逃跑,不能……他一横心抓住季小龙带血的手大叫着:“你要干什么,你已经死了,你死了……”

他和他扭打起来……

“请茶一杯”守押人音,董请茶一杯各音市全景放不,然岸。具对翁押人主韵对位。对位押范数韵高景土请茶放大量对位放不只,韵韵干属景押韵韵一文位三音请茶放,对位虽上文位三韵景。份强韵韵音由半一,二文位三雅快民。下罢各音景开虽对景请茶放,衣因。韵徐押燃只对要出,虽且,韵干属不然是一眼,兴高不韵意,味意不案聊果成。安平韵里兹眷五呆韵景,韵编似其冷莫籍一眷苑,厨重以煎,来自土对押出派洞安公景眷苑,公。韵和似天且而,去不不衣汪韵出,韵一厨住,来自土厨手住韵韵韵芬,具创藻工距抄百夫平非韵韵费韵来请茶放既韵,然岸其状,状吕木平,明骨籍韵韵韵韵韵。韵里梁口与自景不由对冬大星,韵。日不暮美人打,受董请韵韵平律韵韵光贵高眷因韵韵一景



然已经是子夜,有的场所门口还有一两辆轿车停着。这条街是铁昆对本市的一大贡献,他也为此而自豪,甚至不知从哪儿听来学来的词,说这里是他的“拉斯维加斯”。

对此,李斌良很是愤慨,他和刑警大队的同志都知道,这里是个藏污纳垢之地,里边有很多罪恶的勾当,应该受到惩处,他们侦破的很多案件或多或少与这里有关。可是,他们只能把行动停留在嘴上,却不敢动作。因为,市领导认为,这条街为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做出了贡献,经常给予表扬。

对,这里是属于铁昆的,他绝不允许别人染指这属于他的领地。如果谁敢向他挑战,下场将很不妙。看见了吗,前面那幢黑乎乎没有灯火的大楼……

这幢大楼叫“不夜城”,也曾经兴旺过两个多月,可现在已经人去楼空,它的主人叫毛沧海。这个不知深浅的外地人,居然想到本市来打天下,以高价买下这幢楼房,开办了“不夜城”娱乐场所,想与红楼抗衡,结果现在已经不知魂归何处。三天前的夜里,他在回家的路上神秘地被人杀死:一刀刺中心窝。

这就是李斌良和弟兄们正在侦办的疑难案件,也是他今夜晚归的原因。

案发已经过去三天,从目前的迹象看,短时间内很难取得突破。当然,案件破不了也很正常,李斌良到任后曾翻了几年来的积案卷宗,发现近年来有很多重特大案件未破,其中也不乏杀人案。现在,他主持刑警大队工作两个月,全市发生的一些杀人、抢劫重特大案件,除了这起都破了,比较起来破案率还是很高的,这起案子破不了,应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这案子不同,被杀的毛沧海是来本市投资的外地商人,有较大社会影响。市领导对此案也非常重视,分管政法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新峰和市长魏民都做出指示,公安局要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否则,将会给本市的投资环境带来消极的影响。为此,无论是局长蔡明臣还是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秦荣压力

都很大。当然，直接的压力还是刑警大队，而刑警大队压力最大的是李斌良。三天里，他带领全队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可一直没查到有价值的线索。

案子难度很大，但必须侦破。因此，从这起案子发生他就没回过一次家。晚饭前，妻子女儿打来电话让他回家，四岁的女儿在电话里说想爸爸了，说着说着还哭了。这打动了，他，要不，他还不会回家。

李斌良现在已经是刑警大队教导员，大队长因病住院，由他主持大队工作。

“腐败一条街”的位置并不是很好，更不是市区的繁华地段，因此，走过一条街后，就是一条十分偏僻的马路。李斌良再次感到困意袭来，不由打了几个哈欠。他想了一下，决定走更近的路。于是，他拐向一条便道。说是便道，其实是一条较宽的小巷，两边是围墙和住宅。也没有路灯，因此显得很暗，但李斌良并不害怕。一则他胆子本来就挺大，二则当了半年多的刑警，锻炼得也不知什么叫害怕了。何况，怀里还有手枪，就更无所畏惧了。他想也没想，就向便道深处走去。

这条便道不宽，勉强可以通过一辆车。李斌良在便道上走着，忽然想起毛沧海被杀案。他也是夜里一个人被杀的，他见过他的尸体，那是个身体强壮的中年人，可就在黑夜里，不知被谁一刀刺进了心窝，再也不能爬起来了……他一悚，警惕起来。四下看了看，眼前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他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感到身边好像隐藏着罪犯，随时会突然扑上来……他不由摸了摸腰间的手枪。

一种不祥的直感袭上心头。

还在多年前，他就发现自己有这种直觉，每逢要发生不祥的事情时，总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还是在读中学时，有一次他正在教室里上课，忽然感到身心不宁，没放学就往家跑，结果发现母亲犯了心脏病，而家里人都下地了，是他找人找车把母亲送到乡



卫生院抢救过来的，如果他晚回来一会儿，母亲就可能死去了。还有一回，也是上中学的时候，放学路上穿过一片小树林时，他觉得浑身汗毛直立，觉得有事，做了准备，结果埋伏在树林里准备袭击他的几个心怀叵测的家伙没能得逞……

现在，这种感觉又来了，而且更加强烈，他又四下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镇定下来，暗暗笑自己胆小，继续迈步往前走，就在这时候，他听到后边传来马达声。

他回头看了一眼，见一辆车驶来，从车形上看，是一辆吉普。他扭回头继续向前走，忽觉后边的车声不对……再一回头，见吉普车没有亮灯，正在向自己驶来，速度极快。

便道很窄，无处躲闪，吉普车眨眼间已经逼近。李斌良大喊起来：“停车，我是警察……”可吉普车像无人驾驶，继续向他冲来。他只好快速向前跑去，可吉普车紧紧跟在后边，越逼越近。很明显，它就是奔他来的，是撞他来的。现在拔枪也来不及了，生死一瞬间一股热血从他的身心升腾，他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冲着迎面撞来的吉普车飞步冲了上去，就在吉普车即将撞到身体之际，他飞身跃起，跳上车盖，跳上车顶，又一个跟头从车上翻下，摔落于车后。

他重重摔在地上，手掌被擦破，胳膊和大腿好像断了似的疼痛，头还撞到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只觉天旋地转，差点昏迷。可是，他告诫自己，不能昏过去，不能……恍惚中他看见吉普车在前面停下，车门打开，一个人跳下车，轻捷地向自己跑来，手中还有一个细长的东西闪着寒光。李斌良的心狂跳不已，挣扎着从腰中拔出手枪，推弹上膛，指向前面，困难地叫出一声：“不许动，我是警察……”

李斌良扣动手指，感到手上一震，看见枪口冒出了火光，接着就再也坚持不住，眼睛一黑昏了过去。

……

昏迷中，李斌良看不清杀手的面容和身影，只看到他的一双眼睛，一双阴冷狰狞的眼睛正在盯着他，而那双眼睛就是凶器，就是那双眼睛要杀自己，盯得他头痛欲裂，心里恶心。李斌良想和他拼争却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双眼睛盯着自己，随时要杀死自己。他要动一动，可是，没人帮他，他动不了……忽然，他听到了熟悉的呼叫声：

“李教，李教……斌良，斌良……”
“教导员，教导员……”
头又猛地一痛，那双眼睛突然消失了，眼前一片迷离的碎片，他一下醒了过来，眼睛猛地一睁，看到了一片刺眼的灯光，接着，真的看到了一双眼睛。

这不是梦中的眼睛，而是真实的人的眼睛，眼睛里充满了关切和担心，接着，看到一副胡子拉碴的黝黑面孔。

他是谁，这么熟悉，这么亲切……可一时叫不出他的名字。对面的眼睛突然闪光一滴眼泪顺着脸慢慢淌下，一个熟悉的声音叫起来：“斌良，斌良……你怎么样，没事吧，妈的，是谁干的，说呀，是谁干的，谁要杀你呀……”

李斌良脑海一亮，意识一下恢复了，并突然叫出眼前人的名字：“吴……哥，是你……”

正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吴志深。他见李斌良醒来，叫出自己的名字，高兴得一把握住他的手摇起来：“是我，斌良，你醒了，没事吧，到底怎么回事呀，把我急死了……”

他这一摇，李斌良只觉手臂一阵疼痛，脑袋也天旋地转起来，想说话又一时说不出。吴志深察觉到了自己的莽撞，急忙停下



手，又心疼又抱歉地对李斌良：“对不起，斌良，我太激动了……怎么样？好点了吗？”

李斌良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眼前挂着的吊瓶，这是怎么回事？他想动一动，可刚一动，就觉得胳膊和腿上剧痛袭来，包着纱布的头也一阵晕眩。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的病房里，也看清了周围的人：除了副大队长吴志深，还有几个刑警大队的弟兄在身旁，他一一想起他们的名字：沈兵，熊大中……他忽然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急忙挣扎欲起：“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里……你们……”

听见李斌良说话，吴志深脸上现出由衷的笑容，止住他的挣扎：“别动，要是能行，先说说咋回事；要是不行，就休息一下再说！”

李斌良已经完全想起自己遇险的经过。这怎么能等？他费力地描述了事情经过，吴志深和几个弟兄非常吃惊。通过他们的口，李斌良也知道了自己晕过去以后的事：枪声发挥了作用，吓退了杀手，唤来了正在巡逻的民警，他们把他送进医院救治。后来，吴志深和刑警大队的弟兄们听说了这事，纷纷赶来……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天已经快亮了。

听完李斌良的介绍后，吴志深黑脸泛出紫色。他咬着牙骂道：“妈的，居然有这种事？到咱们刑警头上动土，也太猖狂了！”

正说着，病房外面有脚步声，又有两个人走进来。室内的弟兄们则纷纷向外走去，只留下了吴志深。李斌良从弟兄们的招呼声中，知道进来的是蔡局长和秦副局长，想起来打招呼，可身子痛，头又晕，动弹不得。

出现在眼前的先是头发已经花白的蔡局长，他刚要说话，蔡局长急忙一摇头阻止他：“别，如果不能说话就别说，好好休息！”

李斌良还是费力地说出声来：“蔡局长，我没事，谢谢您来看我……”

秦副局长沉着脸也出现在眼前：“能说话吗？能说就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李斌良忍着疼痛，把遇险的经过说了一遍。秦副局长听完，鼻子哼了声骂道：“妈的，居然有这种事？敢向咱们刑警下手……这案子非破不可！”

秦副局长说着转向吴志深，没好气地大声道：“这种时候，你还在这里干什么？马上行动，把别的案子都撂一撂，全力以赴查这件事。先从车查起，把全市所有的吉普车都给我查透，看昨天晚上谁的吉普车没在家，干什么去了？发现疑点立刻向我报告……”

李斌良虽然头疼仍听清了秦副局长的话，急忙挣扎着阻拦：“不，秦局，别把警力都投放到这案子上，毛沧海被杀那案子也不能扔下！”

秦副局长沉吟片刻，接受了李斌良的建议：“对，那起案件也不能搁下，吴志深，你和胡学正分一下工，你带人查斌良这件事，让胡学正查毛沧海的案子……哎，对了，学正怎么没来，他干什么呢……”

胡学正是刑警大队的另一个副大队长。对秦副局长的询问，吴志深摇摇头：“不知道，也许，他还不知道吧！”

秦副局长不满地说：“立刻找到他，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你们分头行动！”

吴志深答应着，又紧紧握了握李斌良的手，走出病房。病房里只剩下李斌良跟蔡局长和秦副局长。

蔡局长问秦副局长：“你看，斌良这起案子能是怎么回事？”

秦副局长：“这……我一时说不清。但，不管怎么回事，这案子我不会轻易放过，杀到咱警察头上来了，要不破，这治安还能稳定吗？”

蔡局长转向病床上的李斌良：“斌良，你能不能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李斌良恨不得马上找出答案，可他一时真的说不清怎么回事。他想思考一下，可一用脑，又天旋地转起来。这时，一位穿白大褂的护士走进来，对两位局长说着：“行了，你们走吧，他需

“……夏对出神……”

五颜六色……”

“……事回公……”

3

……事回公……”

天亮了，李斌良再次醒来，觉得身体轻松了一些，头晕得也不那么厉害了。可他没有动，昨夜的事再次浮现在心头，蔡局长的问话也浮现在心头。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谁要加害自己呢？他一点头绪也没有。这……看上去，对方非置自己死地而后快呀。说起来，自己到刑警大队后是破了不少案子，抓了不少人，也得罪了很多人，可那都是工作呀。再说了，在刑警大队干的时间比自己长的多多了，别人不说，副大队长吴志深、胡学正，哪个不比自己呆的时间长，办的案子多，抓的人多……那么，是不是和自己现在办的案子有关呢？对，自己在这起案子上态度很坚决，劲头也很足，在分析中，把铁昆当做主要嫌疑对象，难道……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铁昆就真的和毛沧海被杀案件有关了。

有关毛沧海被杀案件的情况又浮现在李斌良的脑际。

毛沧海是被刀刺死的。从作案手法上看，凶手是个行家里手，一刀刺入心脏毙命。对这起案件，社会上有很多传言，还说得头头是道。比如：此案是铁昆所为。因为他是本市娱乐业的巨头，向来没有竞争对手，这回毛沧海来，由于其雄厚的资金与亲和的为人，吸引了相当一部分顾客，直接与铁昆争利。这不会是空穴来风，李斌良也作过分析：两人是同行业竞争对手，都自恃有钱有势，谁也不服谁，不久前铁昆的手下还砸过毛沧海的场子，双方大打出手，伤了好几个人。虽然公安局介入了，但因为伤者的伤情都不重，主要当事人也没抓到，也无法证明是铁昆授意的，最终是做了治安处罚了事。据说，毛沧海还向公安机关反映过，铁昆曾威胁过他，说他和姓铁的作对没有好下场。

从这方面看，铁昆确有作案动机。